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刘惠萍◎著

图像与神话

日月神话研究
IMAGES AND MYTHS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图像与神话

日月神话研究

IMAGES AND MYTHS

刘惠萍◎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9N0769

本书原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并经其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陕版出图字：25-2019-1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 / 刘惠萍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9
(神话学文库 / 叶舒宪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ISBN 978 - 7 - 5695 - 0855 - 0

I. ①图… II. ①刘… III. ①神话—研究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881 号

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

TUXIANG YU SHENHUA: RI YUE SHENHUA YANJIU

刘惠萍 著

责任编辑 梁 菲

责任校对 刘存龙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牵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467 千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5 - 0855 - 0

定 价 9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 8530387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昌仪 王孝廉 王明珂 王宪昭
户晓辉 邓 微 田兆元 冯晓立
吕 微 刘东风 齐 红 纪 盛
苏永前 李永平 李继凯 杨庆存
杨利慧 陈岗龙 陈建宪 顾 锋
徐新建 高有鹏 高莉芬 唐启翠
萧 兵 彭兆荣 朝戈金 谭 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学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华创世神话研究

“神话学文库”总序

叶舒宪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

神话学是研究神话的新兴边缘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与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代思想家中精研神话学知识的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爱德华·泰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恩斯特·卡西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约瑟夫·坎贝尔等，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研究著述给现代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活和思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全球知识精英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开发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新潮流。作为文化资本的神话思维和神话题材，成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共同关注的热点。经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阿凡达》等一系列新神话作品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编剧和导演意识到神话原型的巨大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从学术上给这一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起名叫“新神话主义”，将其思想背景概括为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目前，“新神话主义”和“文化寻根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影响到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品牌策划、物语营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终于重新发现：在前现代乃至原始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原来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遗产。可以预

期的是，神话在未来社会中还将发挥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大体上讲，在学术价值之外，神话有两大方面的社会作用：

一是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幻想飞扬的奇妙乐趣；二是为符号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深层的文化资本矿藏。

前一方面的作用，可由约瑟夫·坎贝尔一部书的名字精辟概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后一方面的作用，可以套用布迪厄的一个书名，称为“文化炼金术”。

在 21 世纪迎接神话复兴大潮，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范围神话学的发展及优秀成果，参悟神话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所起到的重要符号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没有提供及时的系统知识。本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神话学的初衷，以及引进神话学著述，拓展中国神话研究视野和领域，传承学术精品，积累丰富的文化成果之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编辑出版“神话学文库”。

本文库内容包括：译介国际著名神话学研究成果（包括修订再版者）；推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鼓励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的原型编码，促进研究格局的转变，即从寻找和界定“中国神话”，到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的学术范式转变。同时让文献记载之外的材料，如考古文物的图像叙事和民间活态神话传承等，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得到编委会同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谨在此鸣谢。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 第一节 关于日、月神话 / 001
- 第二节 前贤关于中国古代日、月神话的研究 / 003
- 第三节 利用图像材料考察中国古代神话的意义 / 008
- 第四节 本书的构成 / 013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日、月神话

- 以日中有鸟，月中有蟾、兔、桂树为主 / 020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日神话——以“日中有鸟”之说为主 / 021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月神话——玉兔、蟾蜍与桂树 / 035
- 第三节 惊人的相似性？——中国古代日、月神话与原始文化 / 060

第三章 图像中的神话

- 汉代墓室中的日、月画像 / 076

- 第一节 西汉时期 / 078
- 第二节 新莽至东汉早期 / 091
- 第三节 东汉中晚期 / 109

第四章 图像与神话

- 汉墓日、月画像的思想背景与观念形态 / 164

- 第一节 不为观赏的画作——汉代墓室所见日、月画像的意义与功能 / 165

第二节 两汉社会语境下的日、月画像 / 188

第三节 日、月画像所反映的汉代信仰、思想与神话 / 208

第五章 日、月神话于两汉的变貌

——以图像为考索依据 / 228

第一节 太阳与神鸟——关于日中三足乌神话的出现 / 228

第二节 玉兔因何捣药月宫中？——关于月中捣药玉兔神话的产生 / 249

第三节 化蟾的嫦娥与伐桂的吴刚——月亮与不死 / 272

第四节 变异之因——母题的混同与情感的投射 / 280

第六章 继承与转化

——日、月画像在魏晋以后墓室中的发展 / 289

第一节 两汉传统的余绪——魏晋以后墓葬中的日、月画像 / 289

第二节 天文图传统的再现——以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图为例 / 306

第三节 世俗化的神圣叙事——唐宋以后的“日中有鸡”之说 / 317

第七章 挪借与融摄

——日、月图像与文化交流 / 332

第一节 假借与嫁接——隋唐以后敦煌佛教艺术中的日、月图像 / 332

第二节 挪借与融摄——粟特祆教白画与日、月图像 / 355

第三节 文化辐射与文化过滤——以日本的八咫乌及捣饼兔等神话传说
为例 / 363

第八章 结论 / 384

征引书目 / 38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关于日、月神话

《周易·系辞上》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① 日、月是人类最容易观察到的自然天体，仰则能见。同时，可能也是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最具影响力的天体。因此，世界的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有因对日、月的崇拜与想象而产生的相关神话。

太阳，可能是对地球影响最大的天体，它不仅提供了光和热，也可以说是万物生命的孕育者。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来说，无论是每天的日夜变化，或者是一年的四季变化，皆源自太阳和地球相对位置改变的关系。所以，人类很早即已开始观察太阳，且许多民族和地区也都曾存在过所谓的“太阳崇拜”。英国著名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曾说过：凡是阳光照耀到的地方，均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它是全球民族信仰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和重要表现内容。因此，与其相应的太阳神话也以丰富多彩的姿态在世界许多原始民族的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神话学派的提倡者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甚至认为，一切神话均源于太阳。^② 虽然，这样的论点常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言过其实，然从许多已出土的原始遗迹及考古材料确实可发现许多与太阳崇拜相关的记载及原始遗留，而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太阳至今仍是他们崇拜的神祇。

除了太阳以外，月亮的运行、月相的变化及月中的阴影等，可能也是原始初民最易观察到的天体变化。月虽不若太阳般灿烂夺目而充满能量，然其宁静阴柔的形象、朔望盈亏的变化，往往更能激起人们无限的想象，故也有不少古

^①〔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注疏附校勘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影印，第157页。

^②〔英〕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导言第2页。

老的宗教及信仰常以月亮为主。^① 朱天顺在其《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中云：

原始宗教的天体崇拜中，对月亮的崇拜，在世界各国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南美洲的有些土著民族，以为使植物生长的不是太阳，而是月亮。他们以为是月亮的柔和光线带来凉爽和露水，并有滋润人畜，促进植物生长的神性而向它献祭。古以色列人在新月初升时，总要在山头上举行烽火来迎接它。古代埃及人为感谢月神给人类夜间以光明和计算时日的方便而崇拜月亮，后来又作为智慧和文化之神加以崇拜。文明悠久的印度、希腊的古代，也都有月神崇拜。^②

因此，一些崇拜或信仰月神的原始民族，便经常将月亮视为不死、再生与大地、农耕、女性的象征，或将月亮当成丰收的赐予者、丰产的感应物。如大洋洲的西里伯斯（Celebes）岛中部的土著民族便“以月亮为生产稻米者，并以为稻神在月中居住”。而印度，则视“月为持有种子者，持有植物者”。巴比伦人也以为：“月生产各种植物生命。”希伯来人则相信“月持有一切实物”。^③ 据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考察发现：“早在农业发现之前的15000年，人们已经出于实用目的，开始分析、记录并利用月亮的阴晴圆缺了。这使得我们更加能够理解月亮在远古神话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④。因此，与月亮相关的神话传说也遍存于世界上许多民族。

在中国，人们则普遍相信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嫦娥、捣药玉兔、蟾蜍，以及吴刚日在砍伐着会自动愈合的桂树。然随着近代天文知识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也逐渐具备了掌握太阳构造的知识，并已成功登陆月球。现今之人可能也不再相信日中有鸟，月中有蟾蜍、兔子及桂树的存在。但或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所说的：

^① 有神话学家将人类的原始文化分为太阳文化与月亮文化，游牧民族信仰的通常是天，是太阳，是强有力的父亲神，而农耕民族信仰的多半是大地，是月亮，是温柔的母亲神。参见易小松：《月亮神话的文化之谜》，载《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2页；王孝廉：《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第200页。

^②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1页。

^③ Robert Briffault, *The Mothers :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entiment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 Macmillan, 1927, p. 629.

^④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第24页。

“以原始的活的形式而出现的神话，不只是说一说故事，乃是要活下去的实体”^①。固然，神话或为人类童年时期心灵的幻想，其内容也多荒诞不经，但一则神话传说的发生，甚至传播，必定有其产生的人类社会文化与心理机制。而像日中有“乌”“三足鸟”，月中有“蟾蜍”“捣药兔”及“吴刚伐桂”这些深远影响中国人的神话传说，它们背后是否亦蕴藏着过去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与社会期待，则或值得细细追索。虽然，历来学者对于这些问题，多有其自身理解的方式与说解。尤其伴随着现代神话学的崛起，相关说法更成了神话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但却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二节 前贤关于中国古代日、月神话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神话的研究，历来研究者的成果不少。由于日、月乃自然天象，相关神话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故在许多以中国神话为主题的论著中，经常在如对“自然神话”的讨论中被提及^②，或于阐述中国古代日、月神观念发展的篇章中简略叙及^③，惟大多仍较属泛论性质。

至于专门的讨论，就日神话的研究而言，则大多较偏向于如羲和、十日、射日等神话主题的讨论。如玄珠（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便利用《山海经》及《淮南子》的记载，对羲和、十日的问题，以及日、月出入之山等神话进行了讨论。^④而管东贵的《中国古代十日神话之研究》一文，则主要针对“十日迭出”与“十日并出”神话进行讨论，并对如扶桑、汤谷、羲和、射日等与“十日”神话相关之主题有详细的讨论与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十日神话与

^①[英]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第121—122页。

^②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通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③何星亮：《太阳神及其崇拜仪式》，载《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第21—31页。刘毓庆：《华夏日月神话文化意蕴之考察》，载《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2期，第3—18页。李秀娥《中国的月神传说与信仰》一文，阐述月神观念的发展，以及历代官方月神信仰的祭祀仪式。李秀娥：《中国的月神传说与信仰》，载《历史月刊》140期，第66—73页。屈育德：《日月神话初探》，载《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5期，第13—19页。

^④玄珠：《中国神话研究》，台北：广文书局，1998，第17—26页。

十干纪日的旬制有关，并主张“十日”的神话并非中国最原始的太阳神话。^① 孙作云则从“联合图腾制度”的角度解释“日中有鸟”及“十日”的神话。^② 而日本人出石诚彦在其《堯典に見ゆる羲和の由來について》一文中对作为“日御”及“生十日”的羲和神话之由来，进行了独到的辨析，以为《尧典》中的羲和源于伏羲，是“阳”的象征。^③ 至于李玮菁的《后羿射日神话研究》则主要围绕着“后羿射日”神话做相关讨论。^④ 另如俄罗斯学者李福清的《消灭多余的太阳神话》及《从黑龙江到台湾——射太阳神话比较研究》二文，则主要根据文献记载及在台湾采录的少数民族口传，讨论台湾少数民族的射日神话。^⑤

此外，萧兵的《太阳英雄神话的奇迹》及叶舒宪的《英雄与太阳》二书，则同样将“太阳”与“英雄”两者结合起来，并以所搜集到的大量世界各民族太阳英雄神话，与如羿等中国上古的太阳英雄进行比较。^⑥ 而高福进的《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则为少数以太阳神话为主的专论，书中对世界各民族的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之产生及演变脉络做了一宏观性的观察与讨论。^⑦ 唯其研究更专注于太阳神话与原始文化的关系，范围也不仅限于中国的太阳神话。

至于月亮神话的部分，早在 1960 年代，杜而未神父即在其《〈山海经〉神话系统》《中国古代宗教系统》《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等书中利用语源学及神话学的知识，提出了月亮崇拜一体论，以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神话皆源自月亮崇拜，

^① 管东贵：《中国古代十日神话之研究》，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1962），第 287—329 页，见陈慧桦、古添洪：《从比较神话到文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7，第 83—149 页。

^② 孙作云：《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原载《中国学报》1945 年第 4 期，后见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上），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第 416—420 页。

^③ [日] 出石诚彦：《堯典に見ゆる羲和の由來について》，见《中国神话传说的研究》，台北：古亭书屋，1969，据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中央公论社排印本影印，第 573—595 页。

^④ 李玮菁：《后羿射日神话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

^⑤ [俄] 李福清：《消灭多余的太阳神话》，载《历史月刊》第 110 期，第 70—76 页。李福清：《从黑龙江到台湾——射太阳神话比较研究》，见《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 123—156 页。

^⑥ 《太阳英雄神话的奇迹》共有五册，全套书分成“射手英雄”“弃子英雄”“除害英雄”“治水英雄”“灵智英雄”五篇，依每篇主题进行比较与研究。关于射日英雄神话主要见于第一册，参见萧兵：《太阳英雄神话的奇迹》（一），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⑦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并以为《山海经》中所载的各神话全属于月山神话系统。^①唯其相关论点，多为后世学者所质疑。至于美国学者玛丽·艾瑟·哈婷（Mary Esther Harding, 1888—1971）的《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一书则运用心理分析的理论，对大量的月亮神话和习俗仪式进行全面性分析，因而主张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月亮神话与女性崇拜有关^②；但对于中国的月亮神话探讨较少。

而在对中国各月亮神话主题的讨论中，前贤多偏重对如常羲、嫦娥奔月等人格月神神话的讨论。如李秀娥的《中国的月神传说与信仰》一文，对如常羲、嫦娥、望舒等传说中的月神与信仰做了简略概述^③；贾雯鹤的《月神源流考》则利用语音演变的原理，考定日神羲和与月神常羲为“一名之颠倒”。^④而在诸多月神中，则又以嫦娥神话的研究最受研究者关注，其中，如陈钧的《论月神嫦娥》^⑤、袁珂的《嫦娥奔月神话初探》^⑥、龚维英的《嫦娥神话面面观》^⑦、沈谦的《嫦娥奔月的象征意义》^⑧、李文钰的《嫦娥神话的形成演进及其意象之研究》^⑨、李忠华的《嫦娥奔月神话本末论》^⑩、胡万川的《嫦娥奔月神话新探》^⑪、游佩娟的《嫦娥奔月神话研究》^⑫、秦美珊的《羿和嫦娥的神话与仪式之结构分析》^⑬、陈昭昭的《嫦娥神话传说及其相关拜月信仰研究》^⑭等文，都对嫦娥奔月神话的产生背景、象征意涵与仪式做了一些探考。

此外，还有研究者将日、月神话结合在一起，并针对如“乌负日”“日中有鸟”与“日中有三足鸟”，以及“月中有兔”“月中蟾蜍”“月中桂树”等日、月神话做过一些讨论。不过，大多仍以传世文献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尤其是

^① 详参杜而未：《〈山海经〉神话系统》，台北：学生书局，1984；《中国古代宗教系统》，台北：学生书局，1977；《中国古代宗教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3。

^② M. Esther Harding, *Woman's Mysteries :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1973. 参〔美〕M. 艾瑟·哈婷：《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③ 李秀娥：《中国的月神传说与信仰》，载《历史月刊》第140期，第66—73页。

^④ 贾雯鹤：《月神源流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54—58页。

^⑤ 陈钧：《论月神嫦娥》，载《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5期，第21—28页。

^⑥ 袁珂：《嫦娥奔月神话初探》，见《神话论文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7，第133—146页。

^⑦ 龚维英：《嫦娥神话面面观》，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4期，第61—69页。

^⑧ 沈谦：《嫦娥奔月的象征意义》，载《中外文学》1986年第3期，第5—17页。

^⑨ 李文钰：《嫦娥神话的形成演进及其意象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

^⑩ 李忠华：《嫦娥奔月神话本末论》，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第21—28页。

^⑪ 胡万川：《嫦娥奔月神话新探》，载《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3期，第18—26页。

^⑫ 游佩娟：《嫦娥奔月神话研究》，桃园：“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⑬ 秦美珊：《羿和嫦娥的神话与仪式之结构分析》，嘉义：南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⑭ 陈昭昭：《嫦娥神话传说及其相关拜月信仰研究》，载《嘉南学报》（人文类）2003年12月。

《山海经》及《楚辞》的记载。其中，如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一书中便从原始宗教信仰的日、月崇拜谈起，并以《山海经》《楚辞》中的日、月神话内容来说明远古时期人们对太阳、月亮的崇拜与信仰^①；而萧兵的《〈楚辞〉与日月神话》一文则对南方的“九阳”与多日、月、射日神话，以及太阳中的神鸟“日乌”“阳离”等神话进行了讨论^②；萧兵的另一篇《〈楚辞〉扶桑若木与太阳树神话》一文以太阳神树“扶桑”“若木”神话为论述核心，并与世界各民族的太阳神话进行比较，对于太阳神话中的“太阳鸟”“太阳树”主题做了不同的诠释^③。至如闻一多的《天问释天》、苏雪林的《月之盈亏与月兔》、汤炳正的《〈天问〉“顾菟在腹”别解》、萧兵的《阳离与顾菟》等文，也主要针对《楚辞·天问》中的“顾菟在腹”及“阳离”做名义辨析与意涵考察。^④此外，鲁瑞菁的《太阳崇拜神话三则》则分别从《离骚》中主人翁远游飞天的行程及《淮南子·天文训》中的相关记载，讨论“扶桑”“若木”“旸谷”与“蒙谷”之所在，并以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与古人观察太阳的运行有关。^⑤另如江林昌的《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主要以《楚辞》中的叙述探讨关于太阳循环运行的观念，并简单讨论了“太阳鸟”神话的形成背景。^⑥

至于杜靖的《“太阳三足鸟”新释》、陈勤建的《中国鸟文化——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⑦、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⑧、石沉与孙其刚的《月蟾神话的萨满巫术意义》^⑨、尹荣方的《月中兔探源》及《“月中桂”与“吴刚伐

①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9—22页。

②萧兵：《〈楚辞〉与日月神话》，见《楚辞与神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9—140页。

③萧兵：《〈楚辞〉扶桑若木与太阳树神话》，见《楚辞与神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141—192页。

④闻一多：《天问释天》，见《闻一多全集·二·古典新义》，台北：里仁书局，1993，第328—333页。苏雪林：《月之盈亏与月兔》，见《天问正简》，台南：广东出版社，1974，第92—100页。汤炳正：《〈天问〉“顾菟在腹”别解》，见《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第261—270页。萧兵：《阳离与顾菟》，见《楚辞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503—513页。

⑤鲁瑞菁：《太阳崇拜神话三则》，载《静宜人文社会学报》2006年第1期，第229—270页。

⑥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济南：齐鲁书社，1998。

⑦陈勤建：《中国鸟文化——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第43—44页。

⑧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80—214、255—282页。

⑨石沉、孙其刚：《月蟾神话的萨满巫术意义》，载《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第22—27页。

桂”》^①、叶舒宪的《月兔，还是月蟾——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寻根》^②、张剑的《月亮神话中蛙兔之变动因考》^③等文，则又多从原始思维的“类同”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的日中三足鸟与月中蟾、兔、桂树等神话。惟相关的讨论多偏重对相关神话成因及背景的探讨，并未对其内容及形象的演变与功能的衍化进行深入探讨。

当然，更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利用考古出土材料探讨中国古代的日、月崇拜及神话，如新的《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与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中的“日月神与日月崇拜”一节，便结合了考古图像材料与民族学数据，说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日、月神的崇拜与信仰，并针对远古日、月神观念之起源、形象，日与鸟的结合及与日、月崇拜相关的各种祭仪等进行讨论，并已开始注意结合考古所出土图像材料。^④直至198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帛画、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出土帛画，以及大量出现于两汉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日、月画像的发现，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于是，如孙作云、钟敬文等亦开始将相关的出土图像材料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传世文献记载加以结合讨论，而使得中国古代日、月神话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后来，由于两汉墓室出土的日、月画像渐多，更有不少针对汉画所见日、月画像进行介绍与讨论的篇章，惟部分研究成果或受限于资料的未全面刊布，或局限于仅利用单一考古图像材料，而使得相关的论述或仅为概论性质的介绍，较缺乏系统性。^⑤

^①尹荣方：《月中兔探源》，载《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第28—30页；《“月中桂”与“吴刚伐桂”》，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第93—97页。

^②叶舒宪：《月兔，还是月蟾——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寻根》，载《寻根》2001年第3期，第12—18页。

^③张剑：《月亮神话中蛙兔之变动因考》，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3—97页。

^④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第17—35页；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第146—226页。

^⑤如安立华：《汉画像“金乌负日”探源》，载《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第66—72页；李真玉：《试析汉画中的蟾蜍》，载《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第34—37页；张卫云：《汉画中的三足鸟》，载《陶瓷科学与艺术》2007年第3期，第27—30页，皆仅针对汉画中的内容论述。另如张素美的《中国太阳神话传说研究——远古的文化、观念、信仰与崇拜》（高雄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则运用了古籍记载、民俗、传说、画像石以及考古文物等，反映了太阳神话所蕴含的远古观念、信仰以及崇拜，惟材料及论述皆缺乏系统性。

第三节 利用图像材料考察中国古代神话的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由于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与材料的零散、断片，加上中国古代神话多受历史化、哲学化与文学化的改易，相关的研究一直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多仅能利用如《山海经》的部分内容，以及如散见于《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诸子义理之书的片段，或是如《尚书》《诗经》《楚辞》《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文献载籍的蛛丝马迹来进行考索。但由于各典籍文献的形成背景各异，加以如神话传说这类民间叙事往往因其“不雅驯”，而多经文人删削、改易，或变形，或散佚，因而使得其内容出现了严重的遗落与断裂，致那些被传世文献记载下来的内容，可能也只是被历史“选择”的有限部分，而后来为史家或文人以文字所写定的说法，可能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而已，实难据此以窥得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样貌。

此外，与传世文献相比，这些出土文献一般都保存了抄写的历史原貌，并多有明确的撰著或抄写年代，还有些考古发现的材料并有出土地点可考，或有榜题、墓志可参考，故而能提供更多如时代、地域等相关讯息，可能比传世文献更有可信度。加以与典籍文献的记载相比，这些图像具有做成之后不易改动的特点，亦较能保持其原貌。故相关材料不仅可以与传世的文献数据相互印证，有时，它甚至可以改写长久以来学界因受限于传世文献记载缺漏的成见与定说。如钱穆利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对“庄先老后”说的厘清^①，便是一例。因此，考古出土的材料不但能为我们提供许多考释传世经典内容的新线索，同时对于我们重构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古代社会文化、考察思想演进发展等方面，也具有关键性和突破性的帮助。

葛兆光在《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一文中便特别提道：

^①有关“庄先老后”之观点，可参考钱穆《庄老通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中《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老子〉书晚出补证》等文。